



职业教育教材学的学科化理论障碍与突破^{*}

宾恩林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作为基础工程的教材研究。国家大力推动教材规范化开发、合理化使用之后, 教材研究如何实现学科化成为重要的理论议题。当前, 职业教育教材研究难以学科化的理论障碍是技术理论过于离散化, 主要表现为开发理论取向离散化、转化理论单向化和教材评价静态化, 究其根源, 主要是缺乏学科专业概念、学科领域命题与学科独立思想。要破解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中的技术理论离散化难题, 必须超越凌乱借鉴, 重构学科专业概念; 消解离散化理论, 形成学科领域命题; 精炼理论体系, 培植学科独立思想。具体优化策略包括组建专业团队, 构建教材学整体理论研究对象, 形成一体化的教材理论框架。

关键词: 职业教育教材学; 学科化; 教材开发; 教材理论; 教材研究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154(2022)02-0010-08

DOI: 10.16851/j.cnki.51-1728/g4.2022.02.008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 2017年, 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 教育部成立教材局。^[1]2019年,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2]同年,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重点研究基地获教育部正式授牌。^[3]2021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审核、选用、使用、更新、评价监管机制”。^[4]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作为基础工程的教材研究, 教材是教育改革从制度落实到学校课堂的根本载体, 也是衡量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5]随着国家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 教材研究的学科化运动成为近年来教育研究改革的重点议题,^[6]学术界也日益关注如何形成有关教材建设的科学理论,^[7]学科化在解决教材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8]然而, 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毕竟

不能代替一般意义上学科理论建设, 当前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的关键障碍、突破思路和优化策略仍有待系统而深入的学理分析。^[9]

一、职业教育教材学的学科化理论障碍: 技术理论离散化

学科建立犹如打造高楼大厦, 如果缺乏地基与框架, 则难以形成宏伟的建筑工程, 而专业概念与专业理论则是学科建立的地基与框架。当前, 职业教育教材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其建立虽然面临着建制基础薄弱、知识体系零散、学科队伍欠缺等诸多障碍, 但技术理论离散化是关键障碍。

(一) 技术理论离散化的主要表征

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理论离散化, 是指对与教材相关的“怎么做”的三个环节(如何开发、如何转化、如何评价)缺乏系统化的理论理解, 难以形成整合性实践理论。

1. 开发理论取向离散化

教材是教师讲授课程内容的资源库, 目前职业

^{*}基金项目: 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资助项目”(博士)(编号: 2019B11)。

作者简介: 宾恩林(1990—),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博士后,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收稿日期: 2021-12-05





教育教材开发理论主要有三种取向,即编制取向、开发取向与生成取向。其中,编制取向主张教材开发重在梳理已有知识,呈现新知识是次要的;开发取向认为教材开发重在即时呈现产业新知识;生成取向认为教材开发重在帮助学生生成知识,凡是有利于学生知识积累的经验、工具、图纸、设备等均可称为教材。

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理论零散化是指三种教材开发理论取向缺乏整合性,呈各自为政的离散化状态。当前,职业教育教材知识的最大特点就是快速更新与淘汰。编制取向虽然关注了先前知识,但并不重视最新的产业与岗位知识。开发取向似乎解决了知识与与时俱进的问题,但囿于工作岗位,难以拓展学生生涯发展或职业发展空间。生成取向似乎既关照了知识结构,又关照了学生的认知结构,成为主流认识模式,但过度强调以学生为目标,过分按照学生能力与意愿开发、使用教材,甚至将学生认可度、满意度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教材已然无需教师“教”了,单靠学生自学就能实现培养目标,这显然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因为很多新知识对学生而言都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因此,教材必须以教师的“教”作为脚手架来引导学生的“学”。

总之,职业教育教材开发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多重逻辑,这些逻辑总是互相缠绕,难分主次,比如在教材开发中,学生学习逻辑、教师教学逻辑与时代要求逻辑等混合共存,同等重要。基于此,当前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理论的构建要基于编制取向、开发取向与生成取向进行跨情境综合分析 with 辩证思考。

2. 转化理论单向化

有职业教育教材理论研究者认为,职业教育教材结构应主要按照项目结构或任务结构来设计,以便促进学生在真实岗位形成职业能力。这种认识存在一定偏差,原因是对教材作为教与学的中介所发挥的功能缺乏理解。职业教育教材中介作用的实现必须通过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形成双向互动格局,必须对学生职业能力进行“解构—再现—再构”,既不能直接复制职业能力,也不可能直接

呈现职业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教师在使用教材时通常不会按照教材顺序来讲授的原因。忽视这一事实,试图建立教材技术理论是难以成功的。这是因为,在工作世界与教材世界的转化过程中,如果缺乏文本话语与实践话语的转化,缺乏教材文本符号、教学实践符号的互动,忽视了“过程—结果”互动的双向思维,那么教材转化理论很容易陷入单向化。

3. 教材评价静态化

教材评价静态化是指教材评价虽然符合设计心理学、教育学及知识呈现等原理,但忽视了“职业”“知识”与“学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职业—知识—学习”三个维度的结构化特征缺乏认识,不能在教与学过程中产生实际效果。比如,尽管“职业”与“知识”围绕同一专业内容,但两者的“学习”范畴存在根本差异,课堂教材重在系统讲解,实训教材重在活动领会。如果只按照实训情境要求对专业课堂教材进行评价,或者只按照课堂教材要求对实训教材进行评价都是偏颇的。因此,未来职业教育教材评价要建构“职业”“知识”与“学习”三个范畴互动的模式,^[10]以便促进教材内容与职业、知识及学习形成综合性的确定关系,按照关系强弱确定教材设计采取项目式、任务式或者职业能力式。

总之,教材开发决定教材转化,教材转化影响着教材评价结果,教材评价结果又是教材评价的逻辑起点。当前,对教材开发、教材转化和教材评价三者关系的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缺乏结构化理念,缺乏对职业能力发展及工作世界转化成文本世界的考量;缺乏内容整合性理念,缺乏课程系统的整体性开发;缺乏系统化理念,忽视专业情景特质,对教材开发、教材转化与教材评价认识分隔化。鉴于此,职业教育教材研究要注重从历程、工具、产品三个角度展开系统化的理论积累,^[11]重视系统性动态评价,重视关联教材转化历程或教学工具实现的可能性,重视作为教学产品的完善性才能获得优质教材。

(二) 技术理论离散化的根源

逻辑学是类似数学的基础学科,是任何学科建设的一般性理论依据,因为逻辑学研究对象一般是





具体学科建设的基本范畴。比如概念、命题及由它们组成的思想,作为逻辑学研究主要的三个层面,是教育学构建的重要方面。陈桂生借鉴逻辑学理论发展教育学科时指出,“以学科标准衡量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其关键在于它是否形成独特的概念系统和运用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命题,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12]理论体系的根本意图在于表达学科独立的思想。因此,“概念(词语内涵)—命题(句子义涵)—思想(句子群主旨)”三个递进层次组成的思想体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由支离破碎的片面理论逐渐形成学科体系是有偏差的,因为理论建构的过程会囿于两个极端的事例,缺乏接二连三的建设自觉,不是过度思辨化,就是过度实证化。^[13]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过程中技术理论离散化的根源在于缺乏学科专业概念、学科领域命题与学科独立思想。

1. 缺乏学科专业概念

任何学科初建均以专业概念为基石,以概念群相互联系形成判断体系作为理论架构,并以经验材料充实理论架构成为完整的学科。当前,职业教育教材学缺乏符合自身体系的专业概念,或借鉴已有的普通教材学或教科书学概念,或从职业教育研究内部生硬挪用课程论、教学论或学习论的概念。实际上,是缺乏符合学科独立思想、学科研究对象及学科研究方法的命题体系;缺乏可供实证的经验材料,这样即便是以社会的或政治的立场形成了学科建制,知识论上货真价实的学科也不可能形成。正如教育科学理论开山鼻祖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所言,“假如教育学希望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进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从而可能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而不再有这样的危险,像偏僻的、被外人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治理,那么情况可能要好很多”。^[14]

2. 缺乏学科领域命题

一个学科的形成,就算积累了专业概念,仍需以命题形式使其组合成专业性理论判断。这是因为,基于攸关学科逻辑贯通性的专业概念而形成的命题体系是学科理论形成的根基。一直以来,领域命题模糊化是职业教育教材构建的主要障碍,既往

研究中,存在着大量描述性命题、评价性命题与规范性命题模糊陈述的问题,通常表现为以评价性命题或规范性命题替代描述性命题。比如,有关职业教育教材是什么的定义性命题,存在职业教育教材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技能技术人才或规范职业教育课堂的重要载体这类主要观点。然而,上述定义显然窄化了研究对象,忽视了实然与应然的区别,成为职业教育教材学理论上的障碍。其中,定义描述的限定语如果改成“不够全面发展”“培养中低技术技能劳动者”或者“不能规范”,显然也是实际存在的教材,属于教材研究对象。只不过,前者可称之为“应然教材”,后者可称之为“实然教材”,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源是实然命题与应然命题的混沌或混淆。

3. 缺乏学科独立思想

思想是概念及命题表述的对象。教材学的独立思想是指与教材设计、教材开发、教材实施、教材评价直接相关的思想。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教材研究始于19世纪末,^[15]当时教材研究注重教学理论与心理学理论,关注教材的可读性与可理解性,如研究识字课本的可读性与可理解性,形成了许多零散的阅读理论和设计理论,如埃德蒙·伯克·休伊(E.B.Huey)的《心理学与阅读教学》、爱德华·桑代克(E.Thorndike)的《教师词汇手册》等。^[16]20世纪初,职业教育教材研究肇始时几乎完全借鉴了这个方向,发展源头缺乏独立的职业教育教材研究思想。另外,职业教育教材学中所涉及的“设计”“开发”“制作”“编撰”等概念主要来源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出版行业。这些概念在出版行业中是有特定的内涵与思想的,如果被直接引用为教材设计、教材开发、教材制作与教材编撰等,教材学则丧失了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实际上,教材学研究对象涉及的设计、开发、制作与编撰,不只是出版学所强调的纸张规整、符号标准、语法及语义层面,还关乎符号所指的能力分析与知识分析,例如呈现技术知识,需要重新开发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总之,职业教育教材学必然与一定学科科目或专业科目及特定社会与文化情境存在密切联系,需要借鉴教育学、心理学、设计学、编辑学等学科结





论，但也是“锦上添花”，不能“喧宾夺主”。

二、职业教育教材学学科化理论突破思路

破解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中的技术理论离散化难题，必须重构学科专业概念，形成学科领域命题，培植学科独立思想，进而推动教材研究形成理论体系。

（一）超越凌乱借鉴，重构学科专业概念

建立职业教育教材学，首先要有基本的理论素材，即形成具有学科独立意义的专业概念。专业概念一般涉及现实与理想两个方面。以“教材”与“职业教育专业课教材”的定义为例，教材包括现实教材与理想教材两种。在现实中，无论质量优劣与否，教材都是一本本在课堂中以学期为单位系统使用的教师用书或学生用书。在理想中，教材是“标准化的教材”，即通常所说的“一课之本”，如现在通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1998年第2版）就强调了教材的规范性和标准性，将教材定义为“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定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17]因此，职业教育现实教材是指职业教育课堂中以学期为单位系统化使用的师生用书，包括专业基础课教材、专业核心课教材、专业拓展课教材、公共基础课教材等。职业教育理想教材是指按照教材的结构化特征，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知识学习、职业能力训练和职业素养培养具有结构化、系统化促进功能的师生用书。理想教材须经过权威专家审核，且能在课堂教学中长时间影响学生学习，对于初学者具有一定难度。

教材研究可从学科分类、学力要素或认知发展过程等三种视角把握教材的性质，且各分类有不同的偏重内容。对职业教育教材来说，它通常以促进形成职业能力为目标，理想的教材内容与结构也应当是明确而清晰的，包括内容之间的结构清晰度，以及内容与主体认识之间的结构清晰度情况。职业教育教材的独特性来源于教材职业能力或职业知识结构化程度，因此，可以从结构化程度视角把握职业教育教材的性质，如德国学者把职业能力划分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结构化内容。^[18]我国学者将职业教育课程核心内容划分为基本职业能力与关键职业能力，推动能力本位课程开

发，把工作思路通过符号及实践符号转化成教材行动（见表1）。^[19]

表1 四种教材分类视角^[20]

视角类型	划分举例	划分的特点
第一视角： 学科分类	如分为自然学科、技能性学科和社会学科教材等	未必具有明确的知识界限，而是活动边界
第二视角： 学力或者智能要素	如整体视角上分为生活、认知、表现、技术等学力教材；个体视角上可依据语言、数量、社会、自然、艺术、身体运动等不同学力要求，划分出相应教材	基于学力领域或智能要素分类框架，超越了现行的学科划分框架
第三视角： 认知发展过程	如要素性、概括性和实践性教材。根据心理学理论流派有不同分类。加德纳(H. Gardner)的理论注重多元认识。布鲁纳(J. S. Bruner)的理论注重区分动作、图像、符号等认识对象及相应的认知发展特点	划分了认知的层次，分为要素性、概括性和实践性认知阶段。当然，不同理论的划分方法对具体阶段的解释有差异
第四视角： 结构化程度	如强调结构化和忽视结构化的教材。职业教育专业课强调以任务或项目等载体支撑职业知识。强调结构化的教材，注重从多元认识论角度关注知识结构，强调知识与作为主体的人在工作情景的交互联系，是传统知识结构与实践认识结构的综合	深度分析工作岗位的项目与任务，综合认知和行动的特点，注重人与环境的互动，辩证探索人与客观信息的联系，强调专业领域性知识

注：第四视角为笔者补充的观点。

（二）消解离散化理论，形成学科领域命题

构成教材主要成分的技术知识规律，不是直接的实证调研结果，也不是简单的观点汇总，而是一代又一代学者聚焦于教材学一般性理论进行辛勤思维创造的成果。实际上，有关教材设计、开发与评价的技术知识是极其复杂的，因为职业教育教材学的主要成分是复杂的技术知识。（1）职业教育技术知识是动态的，既包括主体无意识的技术知识，也包括主体有意识的技术知识。其中，主体有意识技术知识又分为主体有知识却不会运用和主体有知识且能灵活运用两类。职业教育教材设计、教材开发、教材评价不完善或者错误，到底是由于主体完全没有意识到技术知识，还是虽然主体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技术知识，但却仍然犯错，这是非常不同的。比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举例，“‘干燥的食物对所有的人都有益’‘我是一个人’‘或者某种食物是干燥的食物’。但是‘这个食物是某某类食物’这个知识，一个人可能或者不具有，或者具有而没有去运用。这些差异使得具体知识呈现出显





著差别”。^[21] (2) 职业教育技术知识是主观性的, 未能成为自身某一部分的不能成为技术知识。比如, 人们通过笔纸测试对很多职业教育教材设计技术的关键环节倒背如流, 但不能真正掌握教材设计方法。要真正掌握职业教育教材设计方法与技术, 需要在实际教材设计与开发上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训练。(3) 如果主体缺乏自制力, 即便成为自己一部分的知识, 也不能成为技术知识。亚里士多德指出, “当一个人不能自制时, 呈现给他的知识不是真实的知识, 也不是受到感情扭曲的知识, 而只是感觉的知识”。^[22]

形成学科领域命题是消解教材理论离散化的基础。领域命题是一系列专业命题的集合。教材领域命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 知识与能力的综合产物。比如, 教材是否对我有用? 教材在何种条件下才对我有用? 教材如何表现或指示知识与能力? 教材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够传递职业能力? 教材对我是否有教学价值? 教材在何种情景下才具有教学价值? 教材具有多大的教学价值? 教材是如何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知识传播, 如何促进学生能力形成的? 其中需要什么条件? 教材在何种条件或限制下才称之为知识体系或能力体系? 这一切, 恰如自然科学定律独立于科学家的主观观察与想象一般, 也独立于教材研究者的意志之外。因此, 职业教育教材学研究者不应局限于开发教材、使用教材与评价教材的行动本身, 而应在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中寻找教材成为教学中介的条件、规律, 探究支配教材自主性的活动规律。

(三) 精炼理论体系, 培植学科独立思想

精炼理论体系需要守正与创新, 即要“明确方向”“理论再认”与“实践重塑”。

一是明确方向。明确理论体系发展的方向, 主要在于梳理历史上的思想或思维困境, 即厘清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的思维依赖问题。当前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主要存在两种思维惰性: 第一是教材研究者缺乏独立性意识, 简单地甚至机械地移植相近学科研究成果, 借鉴相近学科的核心概念、研究方法进行论证, 把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变成“内行干外行事”。第二是教材研究者虽然具备一定学科独立

意识, 但缺乏专业性, 对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缺乏清晰的认识与定位, 直接将相近学科的原理套用在教材研究上, 如横向移用相近的传播学、编辑学或出版学, 或纵向随意借用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结论, 将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变成“外行干内行事”。要突破上述两重困境, 研究者要注重构建职业教育教材学的独特概念、命题和框架, 在基本概念与命题体系重构的基础上, 选择性纳入推动学科建设或教材解释的相关概念与原理, 重在揭示教材设计、教材开发、教材实施与教材评价的内在联系, 并基于自身逻辑考查外部诸条件之间的关系。其中, 对其他学科概念的吸收必须严格通过三种方式的检验, 即经验事实检验、逻辑的检验和批判的检验, 进而满足概念理论的自恰、他恰与续恰要求; 澄清教材学与借鉴学科的关系必须明确一般教材学与职业教育专业科目教材学的关系, 进而明确教材学在外部及内部理论空间的独特定位。

二是理论再认。理论再认是指突破以往的点状化、片面性认识, 在解构学科知识体系的同时, 要再度确认行动逻辑中教材关联的整体性与结构化特质, 形成职业教育教材整体关联性的理论思想。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虽然要基于教材科目零散经验, 但也要避免把科目观察当作整体经验来考察, 要致力于再次发现教材现象在教学环境、在教育全生命周期的因果关联、协同关联, 再认支配教材设计、教材开发、教材应用与教材评价现象的一般规律。在思维上整理知识体系, 形成知识体系命题结构, 还要致力于运用内在原理, 整顿不合理的教材现象与教材行为, 充分理解每一种教材的学科背景及教育场域特征, 根据理论类型推测出与教材现象、教材行为紧密相关的客观规律。以教育学科建设为使命的陈桂生先生强调区分四种教育理论类型, 即“教育技术理论”“教育科学理论”“教育价值理论”与“教育规范理论”。在四种教育理论基础上, 明确各类理论下的四种命题, 即“程序性命题”“描述性命题”“评价性命题”与“规范性命题”, 进而明晰命题的整体结构与局部特征, 最后分别进行深入且细化的研究。比如, 就教材技术理论而言, 通常聚焦回答“做什么—怎么做”这类问





题的系统性答案,一般主要由程序性命题构成,但也会以其他命题为辅。与之类似,教材开发首先要整理知识体系,应把知识体系的要素及结构合理地表述出来。

三是实践重塑。实践重塑是指充分结合职业教育教材实践特征形成教材理论。“教育者的任务是安排那种不使学生厌倦、能引起学生活动兴趣的经验,由于它促使学生获得渴望未来的经验,所以它的作用比直接获得适意的经验还要大得多”。^[23]教材本质上是实践性的,最终是为了提升教学实效。陈桂生指出,“教育实践理论有别于教育实践。作为理论,依然受到科学的压力,又须解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路线问题”。^[24]职业教育教材学的建立也是如此,需要形成特色化的原则与规范。比如,笔者通过一年的课堂教材使用观察发现,职业教育教材学构建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教材内容要素不能重复,即教材逻辑不能过度混合教学逻辑。教材主要以知识呈现为主,如遇到需要强调与加深讲解的内容,教师可通过教学艺术再次加工。二是教材内容应具有一致性的形式框架。虽然允许内容结构稍作调整,但要保持整本教材知识的连贯性。三是教材设计不能停留在概念空谈,而应深入到学生经验事件或对象,要从行动结果导向考虑概念的定义问题。

三、职业教育教材学的学科化理论突破策略

重构职业教育教材学的思维体系之后,更为关键的是在行动中突破职业教育教材学的学科化理论障碍,具体的优化策略既需要组织积极行动的人,也需要形成理论框架作为行动工具。

(一) 组建专业研究团队

学科建立的根本动力在于有一批有志于该门学科建设的研究团队,他们是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的基础。

一是培养职业教育教材学博士队伍。目前,不少职业教育教材开发与编撰团队主要隶属于教育学、出版学或心理学专业,缺乏教材学科独立思想,导致教材学理论与实践难以突破教育学和心理学层面的一般属性,局限于课程论与教学论的简单借鉴。博士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备概念与术语

构建的基本能力,其教材研究能力又能够丰富教材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命题,进一步完善教材学的理论框架。

二是形成职业教育教材学学术共同体(甚至是教材概念委员会)。该学术共同体(或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梳理职业教育教材学的共通性概念,梳理技术技能领域、岗位领域的核心任务与能力、知识等,甚至需要形成教材大类概念委员会。因为,在物流与运输类、制造与工程类、机械与制造类、艺术与工艺类和信息与通信类不同教材中,同一概念符号存在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涵,需要厘清。比如,同样是“开发”范畴,物流与运输类教材和机械与制造类教材“开发”意味着分析即时性的新工具、新工艺或新技术,但机械与制造类、艺术与工艺类或信息与通信类教材的“开发”则意味着重新整顿学科知识、技术知识和操作经验,如何区分这些概念的同与异,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跨专业的比较性、可能性,需要统一概念。

(二) 构建教材学整体理论研究对象

哲学与现代科学通常认为世界是多元的,包括思维中的世界、文本(话语)表达的世界、现实表征的世界。职业教育教材主要就是职业能力经过上述三个世界依次转化,从设计者思维外化为教材文本,从文本外显表征为教与学现实。因此,建立职业教育教材学整体理论研究对象就是在“教材思维—教材符号—教材行动”三个世界整体路径中,澄清作为教材核心内容的职业能力在时间范畴的能动性,明确职业能力的时空转化性质,系统构建职业教育教材理论。同时,要以能力为出发点,兼顾知识的分析深度,对岗位与能力进行深度开发。具体而言,职业教育教材学整体理论研究对象是教材形成的全生命过程,即职业能力来源于岗位(群),通过成为教材文本,促进职业能力成为学生真实外显表征的能力,包括在教材思维世界中形式构思的职业能力、在教材符号世界中文本化呈现的职业能力和在教材行动世界中外显表征的职业能力(见图1)。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学生同化、接受、认可、练习和加深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即对多重世界来源的职业能力进行



教学化、学习化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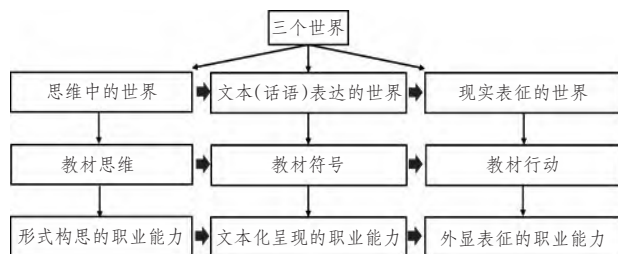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教育教材学理论研究对象在“三个世界”中的转化机制

通过这种转化机制，职业教育教材使产业界的职业能力显性化为知识，之后又转化为学生习得的职业能力，研究者只有在一系列的结构化实践情景中才能理解其中的作用机制，才能探明职业教育教材理论形成的通道、机制。同时，研究者要具备整体性和结构化的思维方式，也需要以一体化的教材理论框架作为支撑。

(三) 形成一体化的教材理论框架

陈桂生把表述教育理论的基本构件划分为“程序性命题”“描述性命题”“评价性命题”与“规范性命题”四种命题。其中，技术理论是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程序性命题构成，理论的成果形式是教育规范，但是不排斥以描述性命题、评价性命题或规范性命题为辅助。^[25]教材作为教育内容或课程内容，是教育学领域的细分领域，与之类似，教材学理论也包括这四种命题：程序性命题、描述性命题、评价性命题与规范性命题。以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理论为例，与四种命题相对应的主要理论成果形式包括教材规则，反映教材规律的原理，教材理念的原理、原则，教材规范等（见表2）。

表2 教材技术理论分类表

理论类型	教材问题	四种命题	理论成果形式
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理论	做什么—怎么做(教材设计与教材开发)	程序性命题	教材规则
	某种设计之后是什么结果	描述性命题	反映教材规律的原理
	教材结构与教材内容应当是什么(与教材价值理论有别,是技术性价值评判,而非战略性价值断定)	评价性命题	教材理念的原理、原则
	教材设计与开发应当做什么—怎么做	规范性命题	教材规范

以职业教育教材技术理论中回答“开发什么教材—教材如何开发”的理论形式为例，简化为解决与教材相关的“怎么做”（how to do）类型的命题，教材“做什么”（what to do）根本上基于明确了“怎么做”的前提。其中，“怎么做”包括三个逻辑环：怎么“从无到有”开发教材、怎么“从有到用”使用教材和怎么从“从用到评”评价教材。因此，“怎么做”问题可进一步区分为“怎么开发教材”“怎么使用教材”和“怎么评价教材”这三类问题的一般化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一般性职业教育教材理论形成之后，还要考验其强度，只有通过强度验证的理论，才能成为职业教育教材学的基础理论。强度检验标准一般包括理论“战斗力”与理论“防御力”。一是理论“战斗力”。这个理论解释资料的数量有多少或比例有多高？每一本（或每一类）被理论说明的教材的可靠性如何？每一本（或每一类）被理论说明的教材的重要性如何？二是理论“防御力”。这个理论是否与其他领域中一些普遍被接受的看法或理论相抵触？这个理论是否比其他竞争理论更为简单？这个理论是否比其他竞争理论更有应用潜力？当教材彼此抵触时，这个理论是否有比其他理论更具有解释抵触的能力。

总之，职业教育教材学建立是与国家教育改革同步的任务。国家教育改革推行过程出现了新现象，就会使旧领域产生新的研究问题，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教材学发展的想象力，具备以“开拓者”的身份引领理论生发的勇气与魄力。

参考文献：

- [1]切实担负好国家教材建设的历史使命 200余名专家委员会委员正式“上岗” 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工作研讨会召开[EB/OL].[2021-10-12].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1805/t20180523_336822.html.
-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6):9-16.
- [3]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重点研究基地获教育部正式授牌[EB/OL].[2021-10-12].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04/yanjiu/yw/202004/t20200409_441811.html.



[4]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30):41-45.

[5]徐国庆.如何提升职业教育专业课教材质量[J].当代职业教育,2021(4):4-6.

[6]余宏亮.通向根脉与面向未来:建构教材学的基础、逻辑与方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2):30-39.

[7]宾恩林.职业教育教科书的科学理论探求——基于康德的范畴框架[J].职教通讯,2019(15):15-22.

[8]宾恩林.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关键障碍、突破思路及实践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0(18):89-96.

[9][12][25]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增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1,41,55.

[10]徐国庆.职业教育教材设计的三维理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2):41-48.

[11]周珮仪,郑明长.教科书研究方法论之探索[J].课程与教学季刊,2008(1):193-222.

[13][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1.

[14][德]赫尔巴特.教育学讲授纲要[M].李其龙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1989:10.

[15][16]Eckhardt Fuchs, Annkatrin Bock.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27.

[1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第2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45.

[18]赵志群.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新概念[M].成都:科学出版社,2003:21.

[19]徐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45.

[20]钟启泉.课程的逻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95.

[21][22][古希腊]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8,200.

[23][美]杜威.我们怎么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50.

[24]陈桂生.中西教育文化比较——四谈教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J].全球教育展望,2019(8):29-36.

责任编辑 黎恩

Theoretical Obstacle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Disciplinar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Science

BIN Enli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Abstract: Textbook research is the foundation of high-qu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fter the state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and rational use of textbook, how to realize the disciplinarity of textbook resear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The theoretical obstacles of textbook researc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at the technical theory is too discrete,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iscret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he one-sid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eory and the static evaluation of textbook. The cause is the lack of 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concept, disciplinary domain proposition and disciplinary independent thought. To solve the discretization of technical theo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we should transcend the messy reference and reconstruct the 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concept, dissolve the discrete theory and form the disciplinary domain proposition, refin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form the disciplinary independent thought of the textbook. The specif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e forming professional teams, constructing the overall theoretical object of textbook, and forming an integrated textbook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science; disciplinarity; textbook development; textbook theory; textbook study

